

乎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壘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郭註撥於國中揚兵整旅也鷓鴣之喻言所

好不同願各有極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舍其本

按四

甲六

言而給辯以難莊子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彼安知之云已知吾之

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執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且

正一嗣教疑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

旨校梓

莊子翼卷之四



莊子翼卷之五

至樂第十八

綴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綴一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朕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此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存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訖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郭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為據避處去就樂惡擇此入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眼味色聲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躄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有善

無善當緣督以為經也舉羣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者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鏗鎗為樂美善為舉天下是非果未定也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

任則定矣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者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天地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不為而自合故物皆化苦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無從出者皆目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無有象者無有為史

象也無為殖者皆自殖耳人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

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樂既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支離叔與滑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

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

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獨體樓髑然有形搬若及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體枕而臥夜半髑體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

莊子曰然骸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髀深贖感頰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時安死

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之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于魚如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

一鸞盧辨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秋鰾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

五

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符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郭註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者言各隨其情也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捷達而指之

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歎乎種有幾得水則為豨豨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蛙蟪之水生於陵屯則為陵烏昔陵烏得鱗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

其狀若脫其名為鵠都括鵠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成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

機萬物皆出於機

郭註未嘗死未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果養乎果歎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言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為豨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

生也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六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郭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故彌養之而彌失之養之彌厚死地彌至莫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蓋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地萬物之纒一父母以其所無偏為故能于萬物也合成體教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也能移者與化俱也反以相天者還輔其自然也子列子問閔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閔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

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附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遇物而不懼折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鍊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群實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

於極非物所制也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也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者物之極也一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之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

之墜車失其所知非自然無心也聖人藏於天則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于將鍊錮與讐為用然報讐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也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也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也無情之道大矣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居僂屢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

吾處身也若厥一作株拘渠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僕文人之謂乎

郭註累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九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處身若椽株拘執臂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何為而不得者言遺彼故得此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辨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矜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

者內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教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耳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以注觀之所

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矜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善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殺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崇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後者去其不

及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稅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撻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直轉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郭註欲瞻則身亡理當俱耳不問人獸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熙詒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sub>音</sub>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

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sub>音</sub>有響<sub>音</sub>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sub>音</sub>阿<sub>音</sub>跼<sub>音</sub>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sub>音</sub>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薺野有方皇<sub>音</sub>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

委蛇其大如較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sub>音</sub>然<sub>音</sub>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紀渚<sub>音</sub>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鬪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

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及走矣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龍鱗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勝俱入與汨<sub>音</sub>借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漏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已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梓慶削木為鐻<sub>音</sub>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馬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馬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sub>音</sub>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

專而外滑<sub>音</sub>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郭註視公朝若無則跋慕之心絕矣巧專而外滑消性外之事去也必取材中者然後

加手焉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此則盡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鈎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郭註馬力竭而猶求馬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



其靈臺一而不桎

郭註雖工倮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

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是非生於不

適耳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

猶未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

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賓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

罪乎天哉休惡焉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

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

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

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

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

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

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

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

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

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

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

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

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

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

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

德譬之若載驥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

惡能無驚乎哉

郭註忘肝膽遺耳目闇付自然也凡非真性

皆塵垢也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率性

自為非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

以鳥養鳥各有所便也此章言善養生者

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

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

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

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

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

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免乎累竟不處若夫

乘道德而浮游者莊子亦處焉胡可得而

必乎哉言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

唯與時俱化者能設變而常之耳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

六

江河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有于人者憂為人役故竟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太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于大莫之國道德之鄉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設祭縣鍾上下

樂一

各六所謂編鍾也歛民鑄宜乎速成何必三月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孔子圍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乎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翮翮跌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逐隊傍人

若不得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從容處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斤群于人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讓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自明其所居顯行而不自明其所處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

郭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此云死者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郭氏總註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兄以當稷羿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



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卑乘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

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水裘褐食枵序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郭註聖人無好惡既弘大舒暢又心無常係

不敢為前為後者常從容處中也食必取其緒期於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群俱也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則與眾為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乃冥冥之迹

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托意恃功名以為已成者未之嘗全功自眾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無心而動故也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息其責也寂泊無懷乃至人也故曰至人不聞辭交遊去弟子取其弃人間之好也不亂群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之不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

地也孔子問于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于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

而趨或曰為其布曰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天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棄棄亦遠矣且君

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

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郭註君子之交去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

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夫其愛益加進者去飾任素故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固不待物朴素而足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席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相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

射不能及也

達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變矣可得也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

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後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衣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此難無始而非卒也

人與天一也主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饒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

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于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命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

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馬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之所以為天又造化為之主宰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損益間者不透性分上虧矣

聖人安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于栗林飛過其前莊周曰此何鳥也翼殷不逝大也目大不視蹇裳履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

蝦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人三月不庭庭平也爾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頃謂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

觀于濁水而迷于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于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栗林虞人以吾為翫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行所為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化使物為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也

筆乘德人則無思慮率自然耳無是非于胸中而任之遊乎天下其利共給而無目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哉

於物者物亦有欲之所謂物固相累二類相名也許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觀於濁水迷於清淵者言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斃忘反鑿之道也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也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梧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豁工文侯曰豁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倘然終日不言名而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如易自求口實之實社稷春秋祭社稷時也君子視無功之爵祿如盜竊然豈有心於取之而命之所制亦有不得自由者故曰非已也命有在外者如燕於已之不宜處目不及視雖棄其口實亦所不顧其

三五

畏人甚矣氏不能不戴處於人間則以社稷之時有若或驅之而不得自主者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故云然數語本非難解而舊註多謬聊為疏之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頽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視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林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乃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

感吾頽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大絮今清

而容物則與天同也清虛正已而物邪自消形不欲動口不欲言者自覺其近也土梗者非真物也魏真為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

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是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三五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

以容聲者且其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

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

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劬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勃註心以死為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自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天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効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隙化恒新也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薰然其成形謂薰然自成又奚為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故曰徂夫變化不可執

而留也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更新故之相續不捨晝夜也著見也

言文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志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之

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披髮而亂于懸聃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操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

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依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

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  
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  
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  
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  
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

樂一

天六

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  
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  
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其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  
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一作至言以脩

心古之君子孰能說哉馬老聃曰不然夫水  
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  
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  
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  
丘之於道也其猶醜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

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初

郭註熱然似非人寂泊之至也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初者未  
有而欲有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  
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

意之表也議乎其將者試議陰陽以擬旬  
之無形耳未之敢必也出天發地言其交  
也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也日改月化  
者未嘗守故也莫見其功者自爾故無功  
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之不見

經

手九

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得至美而遊至樂  
無美樂也死生亦小變耳知其小變而不  
失其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身  
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士耳苟知死生之變  
所在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

失也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  
謂天地日月皆不脩不為而自得也醜雞  
者甕中之蠃蠓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  
甕中之與天地矣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  
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珞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

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  
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  
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  
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

郭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砥筆和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但儻然不趨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  
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

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  
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  
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曰昔  
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髯乘駁馬而偏

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

不成德缺度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過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郭註非持其釣有釣者竟無所求也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者所謂和其

光同其塵也變一不成德則同務者言潔然自成則與眾務異也缺斛不入者言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權衡也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矣文王盡之言任

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的矢復覆脊方矢復寓當是時

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皆遠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郭註盈貫謂溢鏹也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適矢復沓者矢適去復歇沓也方矢復寓

者言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象人謂不動之至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

多矣豈惟射乎

筆乘羅勉道云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范無隱則謂方矢猶方舟之方並也言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

上也郭論為非

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備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世在



我非獨存也躊躇四故謂無可無不可伏  
戲黃帝者功就耳非所以功者也故况功  
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  
於人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  
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人自得者與人

變一

三三

而不損於已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  
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已為物而放於自  
得之地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微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  
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  
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夫存亡更在

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墳之丘而適遭  
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

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  
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  
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  
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

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  
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  
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  
屈似之我與文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

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  
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

變一

三十四

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  
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  
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  
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  
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  
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  
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  
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

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  
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禮  
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日損損華偽也華

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以物失其所故  
有為物歸根之易惟大人耳大人體合變  
化故化物無難也之變化之道者不以生  
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俱是  
聚也俱是散也吾何患焉患生於異也各

變一

三五

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  
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  
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以  
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夫自然者非  
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先舉不

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

筆乘無為謂之真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之於道實非減於無為謂也

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為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語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

默一如知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盡空處服無所從亦無從道實非道故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一痛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固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郭註無為者任其自為不作者唯因任也觀於天地者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也與彼百化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也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知也自古以固存言不待為之而後存也六合未離其內者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秋

毫待之成體者秋毫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也不故日新也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為之也昭然若存則亡矣故惛然潔然有形則不神矣故油然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可以觀於天者

### 與天同觀也

獨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入說行歌而

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孔子問于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實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

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

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于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于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

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祿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遺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

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發墮其天衰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知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夫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弊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于弊之設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

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習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

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非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

所資借形本生於精者由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跡之塗者故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

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而已無用知慧為也若海者容恣無量也終則復

始者與化俱也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非陰非陽無所偏名直且為人者放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也反於宗者

不逐末也暗醜物者直聚氣也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之間哉果祿有理言物無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遭而不違順所遇也過而不守宜過而過也調偶

和合之謂也帝王之所興起如斯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矣人類悲之死類不悲矣解發墮衰言獨脫也紛宛者

變化氤氳也大歸者無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俛然不覺乃至也明見無值聞至乃值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郭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平而履稀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

變一

聖

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

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徃復乎馮頰聞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晒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

非積散也

郭註期而後可欲令指名所在也質標質也言無所不在而方奇怪此斯不及質也稀大豕也夫監帝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

所在而每况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也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

變一

聖

無不在斯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澹靜漠清調閒此皆無為故也寥已吾志謂寥然空虛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去來不知所止斯順之也往來

不知所終言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馮頰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際故每相與

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各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物其安在乎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明自物則為之者誰乎我皆忽然而自尔也

何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閨戶晝瞑何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暴烈然放杖而笑曰天如予僻陋慢訑移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奔綱弔聞之曰

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

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

變一

聖

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

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問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丁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矣君子所繫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藏其狂言以死明夫

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故默成乎不見不聞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言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一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無問無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問窮所謂責空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芟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

應而已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執視其狀貌實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

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

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惟不學

乎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郭註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都無

懷則物來皆應

丹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丹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丹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

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

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虛心

以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惟

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有之為物雖於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有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

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執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

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於自尔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樓一

至五

顏淵問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繇韋氏之圖黃帝之圖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齟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表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過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無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言不將不迎則足而止也圍圍官室言夫無

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也韜和也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能和之而况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也物不能傷在我而已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阜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

樓

至

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無知無能人所不免言受生各有分也至言至為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莊子翼卷之五